



國立北平圖書館本館要目

社評

魏使團作了些什麼……本社(1)

甘肅恩賜券的危延……(5)

關於抗日救國……(11)

▲偷加隨考▼
為神元仇騙……朱雲以(14)

★官地開路★
辦公事生花……梅(15)

○(文)(新)○
山城的文野……徐生(17)

X……X
……(18)

發行所 顏堯江 1941年

主編

朱張 養世 民惠

古今談

第三卷

第六期

民國卅六年十一月一日

古今談月刊社出版



古今談月刊第三卷六期目錄

民國卅六年十一月一日

一 社評

救世圖存了麼什麼..... 本社 (一)

二 專著

甘肅思邊界之危運..... 志 (一) (五)

三 偷閑隨筆

為華兒祝壽..... 朱蔭昆 (一四)

四 官場閑話

辦事處生九——官場閑話之五..... 林 (一六)

五 雜亂記

應付事的痛..... 羅智新 (一六)

六 文苑

山珍水陸..... 林 (二三)

七 詩歌

寄生輝..... 瑛 (三二)

八 編後

魏使團作了些什麼

本社

中國也是個挺奇怪的國家，總會有些什麼使團，調查些東西，玩弄的光彩，好像中國這些國家，非有一兩個帶川駐紮的外國使團，不足以推動全國行政，或執行國家應有的使命似的。也好像沒有一點外國官方團體在我們國土上，老百姓也無端被帶着往那兒似的。

其實說說，實際的情形也往往要這樣。

一個外使團的到來，首先就使這透承辦該事宜的各部門，門無備會，面請有關商洽，請發函款，排定日程，分由各注區勞動...如此一來，事情就重。就算大體就緒了，只等貴賓的到來。行政首長要照例做局準備發出參考的資料，行政機關要印好請柬，發一發，好讓門面。像上到下，弄得那兒亂烘烘。

假使巧巧而這個外使團對於政局有點切膚的瞭解的話，連老百姓也有點題下而了。他以為洋娃往來一次，想必國家的政局就會有路辦法，那會復時時上到身上算功的作為，心理上也會安慰些。好在我們中國人，可以容忍，也善於寬容，善於健忘，絕不會滿足的為難，這第一乾二淨，也不是絕對不能的事。

好說，貴賓到來有期了。

本報當時的一陣迎接，左一個雞尾酒會，右一個交際會，東來一個拜訪，西來一個答拜，開得翻天覆地，就算那假使團沒到。其實，這些場合給人民帶來的只是無止境的失業。此外，只是那般的虛耗。

然而，傳來一個消息，貴賓又要走了，要別。這錢，幾天開個不休，在這一陣其間並無收穫的，飛了。這說使團也完成了。我們小國也敢到如此於後朝，畢竟走了一個「貴賓團」嗎？「國子？」那客人。

這事普通是說，是個人人的皮兒。

我們這國以此之新事，這魏使團社利先生，所說這魏使團，同時，也不便如此不敬，竟然叫作使客人之。後，我們只是原形現主招待外使團的習俗，或以此，下得這魏使團給我們印象，說得痛快些，魏使團之來，是打算作些什麼，說使團主，又說作了些什麼？

正在國內，美派特使來華之時，中國境內，放大的情況日趨嚴重之日，美總統通令宣佈派特使來華，實則使美中國及韓國獨立一顧，我們可以認定，他的此行是屬實有調協美蘇，中蘇關係的責任的，也許把他的使命，法定得這份重大，但是，至低限度，他所收集的所謂調查資料，是可以供給，而且應當供給為朝鮮在韓的美蘇關係，確在華的中蘇友誼的得力參考的。

但是，我們非常懷疑，美總統特使的真實使命，究竟是不是這個？

美對遠東問題之不會忽視，正如美國人比不會對歐洲視一樣。中韓二國現存的問題，並非始自於今日，也是缺般不可忽視的事實。美國在中韓二國早就駐有使館或外交團體，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倘使為了調查一下中韓二國的實情，作為國策決定時的參考的話，駐在兩國的使領事是幹什麼的？為什麼不利用現存的使領事來供給調查的資料？老實說，這些資料早在使領事出使以前，美國在中韓二國的使領事機構，已經收集好了的。倘使只一點「查探」的使命，又何必另舉一次特使的任命，一月多的使團人員的疲憊奔波呢？

我們不談什麼東西集團的話，就事論事，如今世界的問題，只是美蘇的問題。美蘇弄得好，國際間可以安靜一下，些許的小問題，自然也不會成爲全局；弄得不好的，雙方拉扯，自然也會各有一分千秋的，那時節，希求點兒太平的增進，勢必不可能了。不是我們這份盲目的如此迷信者，而是國際政局的變化確實如此：蘇聯話，蘇聯就可作國際敵人的軟起大拍，美國又何嘗不可以完全自動的揭開另一頁更殘酷戰爭的序幕？

目下，誰也不願當軟，說也不願意，國際會議席上的爭論，而紅耳赤的爭論，真是孤注的一擲嗎？不會的，雙方都是買空賣空的遊戲一下。國際間所爭論的，就是美蘇所爭論的。美使團的遠東行，我們以為，主旨就在於此。

想這有一點不會錯誤的看法，美使團之遠東行，在美國本身而言，是有此必要的，在我們中國立場上，看是可有可無的。因為美國可以用點點來觀察大局的演變，我們中國呢？豈能讓共匪這種稱兵作亂的作風繼續拖下去？所以我們希望國際間與我們這一個不太早的熟識，這病的決定，迅速作一個斷然的表示，美國倘然取對地有利有利的法門，用來對付一個會作明郎亦示的政府是錯誤的。

說得坦坦，恐怕美國政府有意支持蔣軍，而我們的混亂，合以政府的合乎一般老百姓需要的救亂，仍然不會停止的，我們亂亂起自漢為止。這一點既已提出，我們不妨看看美使團在留華期間作了些什麼。

知道了我政府與美使團存有同樣一舉政府報告。

如何前進呢？我使團之使命既不在於此，這些報告會不會帶回華威頓很值得打聽。

換過了美使團之使命既不在於此，這些報告會不會帶回華威頓很值得打聽。

常是再度飛飛，翻砂身空而桂云的時候，帶給希望消息的老百姓的，只是這漢都的失望。

會見了所謂各民主黨派的首領。其是，
假使使，與這些黨派，無暇細的二人黨首領，五人黨黨魁的話，何妨六駕來我們國土垂召呢？要知道，他們是「恐找不到一個洋娃娃接談一下以自重其地位，更遑論炫耀三人五人黨的權力如何優厚的。果若是，一接見一下共應茶事下的廣大黨派，比那些說人道的黨魁來得實際得多。

提供了一種非尋常的紀念錄。

如今是真，我們也敬謝不敏了。內容一定準是一堆拖的飾詞，好為下一拖的表演找一點立足根據。

由不是，西不是假使團究竟作了些什麼呢？

最確切的答復是：翻翻隨從隨言的公事皮包，數一下看究竟有多少教讀貴賓蒞臨聯會的請柬——這一些民脂民膏集結的證明書。

假使行將飛轉，本社無以為贈，謹就假使習習月餘的感想錄加上，既以述懷，也算依依留戀的禮品。

假使使團，我們不要拖，切實舉的行動。快拿實際的行動來答謝迎接你們，期望你們的善長中國老百姓的心！

——一九四七年八月廿三日，編輯部——

暫別讀者

朱養民

讀者諸君：

執筆作書的時候，我已上了赴歐的輪船。雖然此去可能走進一個較為安適的環境，然而對祖國，對親友，尤其對許多已見面或未見面的愛護古今談的讀者們以及自己會費盡心血培養主有兩千年歷史的刊物。終覺不勝依依之感。所以當船駛入茫茫大海之後，我不能不抽取作一封信向幾千讀者朋友們告別。

並說明刊物今後的發展。

古今談的創刊，不是編者作為敲門磚的，也不是主辦人作為自私的工具的，我們這些朋友們為了表達我們對於政治及社會的看法以及對於樹立公正的風氣略盡棉薄，才自己籌款，自己絞盡腦汁來培植它，至於我們的看法是否正確，則有待社會現象的證明。談到態度的公正，我想看過古今談的朋友們

總能相信我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個人主編本報之初，即與堯江兄詳細商討了我們應有的作風。今後在我出報期間，當一本舊貫以期鞏固我們的基礎。這一點請讀者們放心。

在我離開祖國的期間內，由於兩年來讀者對本刊的認識對刊物及編者的關懷與熱望，本人不僅仍為刊物寫稿，並仍負着主編的名義以期與諸位不斷的聯繫，雖然由於事實上的困難編輯方面的事務大部都由世惠兄幫忙辦了。這不是遙領，更談不上是兼差。而是加重編者對今後刊物發展的責任，以及加深編者與讀者諸君的友誼。這是要請諸位讀者原諒的。

我們會幾次向諸位報告過，我們這種苦幹硬幹的目的，是想他日能辦出一張精神上絕對獨立而報紙出來。以我們現在的窮瘦，在物質艱難物價高漲的今天，辦報紙談何容易，更何況我們從事新聞工作的經驗絲毫沒有呢？是以先用這個刊物來求經驗，來求讀

者的批評進而求讀者的幫助。同時在人力上，財力上我們也分頭努力。務期未來的報紙不問世則已，出來之後，經濟上可以自給自足，精神上能與讀者一致並能代表大多數的意見。諸位讀者兩年多來總可看出，我們主辦人雖各有吃飯工作，而對此終身事業，無不盡心竭力在培植它。兩年多來，有捐我們數捆紙的贊助人也有捐我們一百元的讀者。這種隆情盛誼，是我們的鼓勵，也是我們的成就。我們兢兢業業來苦幹，也因為讀者們與我們起了共鳴，刊物是如此，未來的報紙呢？當然一樣。在按刊詞上本人說過，這是志趣相投大多青年的園地。刊物不是我們的，是讀者諸君的，我們除了讀者自動捐助外，不需任何經濟的支援！是以未來的報紙，在我們自己經濟上有了基礎後，也要請一切讀者來做報紙的主人。這樣的報紙才有意義，才有新聞的價值，也才能發揮輿論的力量。不如此，我們寧可不辦，以免有違讀者們的衷。

這事利於公理，「批評長官就是批評政府」，話不投機就是不正當的言論。上下下效，車站上至警察衙門，便說你是奸黨。鄉人和官吏爭辯，便說叛亂，學生和老師不合，便說思想有問題。主義政府成了護身符，大帽子可以遮蓋一切。說得越凶，說得越公，受新刑刑的罪犯，比那些被官處仁厚些哩！社會上是非如此，再有句話可說。

治極防範防不及，便說江。先說好一定的模子，再硬把人家塞進去，那些敢自由思想的人，是一律不許存在。等萬千層層，層層帖帖，則這種早朝整齊，在他們的取法裏，是多麼的美麗！再如上述下老實的風潮，自由思想如生命是不可不養，看你是要命還是要自由思想？你們的根柢觀念中，竟反有主義所付與的那種高貴理想，只求人變作取給的工具，為他們的目標而運用。這種觀念是否對，可以康德的話來說明：「無論對自己或對他人，人應以人為目的，不應以之為手段」。在他們只知將衆人的膝子上，會以為有資格與別人的利益和理想相斷，他們以為，人，還不是知動物一樣。

在這種形勢下，竟所應有的變態發展下，有了議會，有了法令，只不過徒具民主形式，實際上還是反有思想自由。這真是一個反理智，反人性，反自由，反民主的時代。這些年來的社會情形，真是人類變性的偉大變流。

思想與生關係是相稱份子，其中少數敢於自由思想的人，都作了變性子的冤魂。這大部份變性自愛，出於不計長短，是板板，是粉本，敢敢不顧，唯有小小

部份登能有所，故有龍騰的人，便飛騰，貴極一時，在統治者胸下，人民頭上，戰戰兢兢。這一小部份人中間，會不乏卓越之輩，頗多能體念民難，有所裨益。而大時而論，其性太深了！假若不客氣，想我坦白道出。上層中不是一層公道老，暮氣十足，就是是非不分，連迎拍馬。更自鳴清高，官嘴我知，或出入權府，粉飾太平。進步的，大婦女兒親家，賣弄風流，軍出刻碑立石。與心病狂，裝裝變，饒幸呻吟，與他們摩靡之音俱同，出兒賣女，和他們摩靡之態並流。下焉者更是投機取巧，談天管理，巴結主子，由賣靈魂，會象數要項，脚踏兩隻船，背裏地方，使大大處處由錢，便得處處拉關係，開恩賜之門，是奔流之勢，無官不揮，有位必鑽。文化人而作取捨人，青年領袖而在官場官係，為目的不擇手段，求官後不顧人格，使治官庭更腐爛，分財則不均，謀不足，以對奸兇，而唯足以持湯成禍，勇不足以禦衛社稷，而暴足以使害既星。作工具沾沾自喜，被逐便離武揚威。眼無趨避之徒，能強與己之輩，爭與之日，千道是流，兼橫抵隊，黨禍大至。弄得是非不分，氣節盡失，相與以勢，相與以勢，相與以利，相與以聲譽。於是詭譎之廣，適足以其傲也。如識之多，適足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足以其辨也；辭章之富，適足以飾其偽也！無知、無恥、無勇、無行，令人嘔飯。竟有人與焉武裝台夥幫兇，教化甘肅青年；而無人挺身檢舉，告發進檢貪污。宛如蒼天獨惠，近身年來無官不兜拜，無人不趨奉，求時歡迎，在時離歌，去

時金匯銀盾，一片稀頹。這些人再談什麼自由思想，隨落腐化，莫如斯底。

此外還有一小部份以辦黨團為職志的人們，主義變作外條，言論不外入股，原來以革命為職志的運動之氣，今已盡非，大皆心在官場，逐鹿逐位，也想不到以思想來領導時代了。宣乎今日甘肅，何首天外，但見幾條尾巴官員，除此名家學者，封妻若展星。

行文至此，當知甘肅思想界之所不振，主要原因：一為政府過去的過份統治，把思想界完全封鎖，思想者完全打盡；再為五卅與思想發生關係之智識份子，有的不能思想，有的不敢思想，更有的墮落腐化頑固起見，以致無有思想者。因此既無思想而地，又無思想者，荒蕪的思想界，只有更趨荒蕪而已！

(二)岌岌可危的現狀

今日甘肅思想界的悲劇命運，乃一公認事實，毋庸置辨。反映在社會上，表面看去，很安定，很靜止，很嚴密，很馴順，但骨子裏面，安定得可憐，靜止得可怕，嚴密得可恥，馴順得可笑，我雖取頌這一種安定，但絕不敢頌這弄安定之下所包含的內容。

因為正當的政府，只靠警察與法院，法律與刑罰，便可維持社會秩序。正當的政治，必是靠着和平的說理，協商與討論進行。廣大民的擁護信任作基礎，絕不用剝奪異己，威嚇人兵，專橫特務為命的。乃力取服人，絕是假

危險，「你——可以用槍刺做任何事，但絕不能用於刺求統治，」這是頗模不破的道理。不過武力暴力，容易收功，這多年來的政府，老是喜歡在這一邊走，只看見表面的安定，却沒看見這種方法，本車就給有的絕大危險。嚴者開成事，知者見於未萌，統治到了極點，非但沒安定。

先就文化界說，僅有的些微雜誌，幾全屬官方所有，書店裏出售書籍，都經檢查。這種作法的好處，是求意志集中，然而壞處更多，大眾的心願和思想，沒有方法表達，整個的言論界，只在播官方的意志，不是出之宣傳的動機，就是出於絕望的散亂，使民愚無智，好人愈得志，老百姓短于知識，官吏士紳正奸毒如蠶素，反正天高皇帝遠，他們的苦楚哀怨，與痛忍受了之。

政治上，憲政即非開始，然專用粉飾編織的雜色，會姑就阻止了。民姓其名，會主義演，制度是好的，以實行起來就走向樣，反而更趨於自然，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裏，要實行民主，當然要講天下之大者。這裏有法個規則對照：在蘇聯，照樣辦，蘇聯憲法使在法院報章中，「恐神之而歸」，深入於社會之虛面，無時不與人心，操在車駛之家，亦無不借路於憲法之恐懼，憲法秘密警察之中夜搜捕，荷逮捕捕，則數月者訊查，或又無信意及竟在此路路入問家，「在我們家鄉的情形能讀之有以拿一段小特來形容：

「呼吸被抑壓，使明的聲音空響……」

開會和談笑都為罪過，
深夜不准點燈，不准用熨斗燙衣服，不准
舉手。

傳說在流傳：

「舖夜裏，要把『危險逮捕完……』好

心的人想好我，

晚上要早點回家，門要關緊，『不好』的書報要燒

掉……」

更有趣的，是許多人無理性的咆哮，記得當時戈林會
經大喊道：「正義與希特勒的轉志，完全是一個東西」，「
希特勒是上帝給我們的，所以凡不遵希特勒的人就是罪惡
。」而在幾年以前，一位高級軍官，竟在青年軍前，大談
「偉大的領袖，走路是一步一步的，寫字是一筆一劃；
」，也有一位傳志的團官，曾來發怒「不准動，能動，
團長就說『是動搖份子！』其實他們是在說說領袖，使我們
當即震了，內心好笑。

這些情形，大家司空見慣，也不足為奇，有的人唯唯
否否，有的人自甘沉默，社會上既無是非，也無清濁。大
家守口如瓶，不敢多事。從這現象進一步看，我們很担
心，因為察察別，傳言歪曲的局面，含有很大的危機。顧
亭林說過：「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維持一
二。至清議亡，而子戈三矣。」武王伐紂，所謂曰：「
百狂不拜，而紂死。」，從而知「其亂至矣」。太史公亦有言：
「昔天下之謂魯也，然亦為期起，其極也，上下相通，

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復所以為滅亡之具，斯愚聞之
者，猶以為未至也。」目前世道，正與杜甫詩中所云「
相摩濁漲，轉使飛揚」的情形切合……

故弄到今日局面，貌似安定，內實危殆，變遷日增，
材能日減，社會上沒有理想，沒有信心，心驚肉跳，生
機殆盡了，活一天算一天，現一生是一生，今日不同明日
，更何給他人瓦上之霜？一個社會沒有理想和信心，就像
沒有大鵬和眼睛，只不過是一個無殼。真正說起來，這不
是安定，簡直是死尸，假若再有災難，或變亂發生，人民
將毫無力量，毫無勇氣挽救了。抗戰時期那種可貴的熱情信
念，能否重見，真足憂慮。目下的一切是暫時的表面的，
民心易離，好景難再，若仍不察微杜漸，而姑沾以安定自
喜，我真不知道這種安定有什麼意義？與其為無志無志，
流氓充斥，無才幹，無思想，無遠見的統治集團，與其
為近來甘肅人民沒有陽光的厄運悲！

(三)異哉，所謂思想有問題！

在這靈善心孤獨，匠心獨治的局面下，人們都養成一
種習慣的，看法和想法，尤其當權者更甚，比如指摘政府
就是反動，看左傾的書報就是左傾，都說當然的推理。只
允許一種作品存在，一種言論流行。「思想有問題」，成一
種恐怖可怕之罪名，才智之士，人人自危，抗戰初期，被
逼上延安的青年，何可勝數！一讀現主，外部的學生回家
過假期，言語不慎，便有影子隨後，「人與人給以及度外

之事，輒放手而不放棄，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矣。」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可怕的是事實不是言論。今日社會之腐化不合法，乃一紙的內實，不滿的情緒，批評的言論，全是出於情理之中。但是政府不願心容納，反要加以壓制。其實這這大帽子的功用，「以防惡耶，而得之者什三，以沮善條，而六之者得什七」，並非上策。平心而論，違反社會利益，超越立國精神，或竟圖謀推翻政府之人，自當加以制裁。斷難容其活動。但此種和那並動機純潔，出言正直，富於熱情，實於理想之士，身個明白，我們所以叫由含冤的，就是這些人士所遭的不法對待。

「一箇不滿意的人，總比一條十分滿足的豬好」，有這些人，社會才能有進步。相反的，統治者時間長了，天然便形成保守的，他們總是要保持現狀，因為現狀於他們有利。加以事務繁雜，心境愈現實所瑣屑，前此的理想，很易喪失，自然變作落後。悲劇就產生在這種地方，不聰明的統治者，很容易更趨偏激，更加動人，仍然要一意孤行的統治。使那些「布衣窮困之士，好學深思，獨具心得，忍其飢寒，以憂勤首，言而出口，勢即隨之，腹中萬卷，無所表達，天下之至悲也」。這樣更加激成不滿情緒之泛濫，無怪有人說：「假若不滿政府就是左傾，老實說在這種統治作風下，若還不至左傾，那這個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個大大無賴塗塗。」

其此我不發聲喊出：異哉，所謂思想有問題！正如皇

去年 歲 月 年

室貴族封諸侯之在大變動前夕，今之統治者，同樣表現得復舊從失措。老實說，這個時代，的確有些人思想有問題，這些人不是社會大眾，自由公民，學者教授，而偏偏是統治者們本身。思想有問題，正說明他們和時代的脫節，也就是說，他們已無往不思，上取得領導權，「原來，在孩子的眼裏，看慣所有的人，而所有的人，也都不懂孩子。他們不肯同時代前進，却死拉往時代不願前進，於是前進的人是反對，前進的思想是毒蛇。主觀到他們手中，變成黨八股的死教條，只拾先人的牙慧，再不願發揚光大，使一個個很好的思想，竟淪為一無號召力的步調名詞！」

「思想有問題」，不知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這真是我們精神上一個最根本的大病源，一切問題結症之所在，假若思想真有問題，今天或許有一新的氣象。我思之又思，不禁對那些被神聖而死的靈魂，愛自由肯前進，而受囚辱，遺棄的人們，流同前之淚！

(四) 打開我們的窗子

國家要有前途，應把真正的基礎放在人民的愛戴信任及社會的繁榮進步上，這樣非先解開人們頭上的金箍咒不可。目前，我們對政府的要求是很溫和而合理的，就如對根內對亞歷山大大帝的要求：躲開我的陽光。即在法定範圍之內，予思想界以應有的保障，使思想者敢於思想，達言者敢於進言，社會和諧，得到正常發展的機會。這纔自

主是最起碼的。是「德斯的：「自由就是有利作法律所允許的權利」。也是康德的：「任何人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範圍內，可獲自由。只要這種自由可並存於一種普通法則之下」。有了這點自由之後，針對種種者權性變換之弊，應儘快復理性。照羅素所謂：「我們平常所謂理性，大概有之律後，第一理性用理論來說服，而不生武力壓迫；第二種服他人用辯論的方法，辯論者相信他的辯論是對的；第三種成意見時盡量用觀察與辯論的方法，竭力避免用強暴」。

就政府而言，務求過去那種作風，亦甚有益。公正的輿論，正是一個政府能取得失的溫度計。使那些當於理想，敢於批評的人來作爲譯友，反足促使政府進步。天運何處無芳草，十室之內必有一忠信。日知錄有云：「松柏後凋其德茂，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頑醒之人也」。旁觀者清，當道者迷，只有允許人講話，才會有有價值的意見；只有自由言論，才會是非分明。真理不是絕對的，照穆勒的見解，一般人所承認的真理，未必即是真理。真理會反駁者先明，真理常常是多方面的不同的意見中，也許各執一端，自由思想討論的結果，也許可得更可喜的真理。政府在作成意見時，是需要集思廣議，博納眾見，務求專行，唯其屬於政治的範圍。美國傑弗遜總統有言：「真理生在自由討論無法律的地方，不願生在有法律而無真理的地方」。真一卓見。

政府應能保障思想自由，制止雙性發展，固甚重要，

但最甚者，還是思想者本身之自覺。而一小部份空談家，此約智識份子，尤宜設法其無知無恥無聊一行的舊作風，變爲智識份子覺悟。始可望社會上有清明之氣，政治上有是非之辨。文章好不好，竟見成熱不成熟。都：足多，有了文章，才有更好的文章。有了意見，才有更成熟的意見。重要的，是文章而不是人股，是意見而不是迴響，亦即是自覺的思想。而不是被迫的翻印。思想者又進而應有悲天憫人大無畏精神，應聚的無暗勢力，自然不折不撻的抨擊，應宣揚前途思想，更當張以身殉道以直揚。一個有理想，站得住的作家，絕不宣受黨派風氣的左右，而能根據社會與學術的良心而敢而不畏懼的寫作，則有一顆心，不平一定要鳴。把筆放到作品上，如其不可鳴而去之，真下這一代人的希望與哀怨，噴與奮鬥。古往今來，哪一個思想者的思想，不是出於本心，絕無以言論爲他人作陪其者。出實理智和良心，比任何事都可取。自己說自己的話，不要只有宣傳而無學問，只有承襲而無創發，把言論自由爲黨派的喉舌化。

孫中山先生曾說國民黨人說：「吾黨欲收革命之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誓曰革心，誓此之故。」國民黨把前敵訓練爲黨派兩將軍所建實的「封建統治」，真應向中山先生痛澈反悔。就國民黨本身而言，今日所迫者，恐爲了略其人以更甚於保護彼得也。那些開口領袖閉口黨國之流，能挽救不這今日危局，惟有彼敢於反抗權威，俯首天外，有人格自覺，當理想而又肯實踐之士，

始可許孤受命。

一兩年之內，歷史上最富貴華美的時代，每一地方，皆顯得無比之重要。甘肅的安定是有，我們更希望在這安定之內，貫注以充沛的生命，打開我們的窗子，讓陽光進來，新鮮空氣流入。我們如思起界，由一片荒蕪的原野，而變為美羅的田園；在那裏，平民化的向日葵，與貴族化的玫瑰蘭，可以並肩而立；在那裏，野草伴花，一齊開遍！

國弱之現實，真苦到極了，然而觀察今日情勢，我們並不悲觀，人們對於一切現狀的沉悶，以及在倍大力量的命運壓迫下的悲憤與容忍，已經轉變為對於另一種東西之即將到來的希望與要求了。這而「想更好更會正

開放對日貿易

說起的說起來，中國的財政經濟現況是約不上一個現代化國家應有的水準的。我們這姑且不談什麼凋疲，萎靡的話，就說維持一個破破的國家所必要的活力，我們也感覺得不夠的。這種局面的造成，便可能的，是因為中國是個農業國家。唯其是一個簡直不上工業化，機械化的農業國，因此在國際貿易上，我們永遠是入超。像往常的禁止現的膨脹一樣，入超的數字，也在一年一年飛躍的增加。說句話，我們也不就心入超的日漸擴大，我們倒操着心：有沒有辦法增加我們的出超。

這情形，除了第一次歐戰期間，曾經破例的一度出超以外，差不多一直成爲國人關心國際貿易的論題。但是，儘管着急，焦灼，對於增加入超的病症，仍然老悶春乏無

義之情長之將要到來，已經活活地墜入到大衆靈魂中去了。小於一種更純潔更自由的情形的渴望與要求，已經打動了每個人的心靈並且使每個人的心靈都超越事實的現狀了。——（奧格爾）這更是生路一條，那便是自由、開明、上述和理性！

這些話是從心坎裏湧出來的，我們希望家鄉人士，有容納批評的雅量，再勿一聽見別人批評，便畏首畏尾，偶從不安，那樣不忙，不忙表現優美而風度，更足以見內心的快爽了。最後讓我們高呼：

奮揚批判精神！
重估一切價值！

張醒魂

。所幸國人瞭解了這一個不繼續中維持殘局的動見，同時也弄着一部份亦官亦民的賢明階級在裝點太平無事的門面，垂危，破產，乃至死亡的局面，終算沒有演進。這其間，定心的一件大事是：老百姓在乞丐的，穿不暖的情況下，仍然在死命的生產。雖然換回血汗的出超數字太有限，但是，頻年動亂中，能夠經常維持點點外銷盤，也是難能可貴的。

破產戶往往是遭連雨吹打的，二十年，全國碰上了個歷史上的大水災。農國國家所賴以爲生的是土地，而水災泛濫的對象也剛好是土地，在這種可以預爲防範而取於防範的天災浩劫下，老百姓尚且依其美國麵粉爲生，想以農產物對外傾銷，當然是不可能的。這種條件的爭命

不可終日的局面，公然還為日本強盜所窺視而利用！這是
 五華民族史上不可忘記的慘痛鏡頭，也是世界正義人士所
 齒冷的不仁進行爲。中國，像這慘痛的「九一八」起，除
 了她盡心力來應付無比可怕的天災以外，還得忍受負重的
 滿族於強寇之間。這樣的苦痛，國人當不會忘記，而國士
 的憤慨，更沒法能忘記的事。這期間，我們還有精力考
 慮什麼入超出超的問題，只希望暫熄壓境強寇的兇焰，就
 已經精力竭盡了。

最後，強之而來的是「八一三」，是「冀東自治政府」的
 設立，國運垂危，又局勢的碰上些水旱蝗蟲之災。像一個
 病勢甚重的人一樣，還那能再遺餘路？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不會放棄這大好的侵略機會的。
 就這慘痛的地點，才發放了出來。以我們中國如此其疲弱
 的境况，以我們中國如此貧窮的國庫，如何敵得過這心積
 慮了數十年的強寇？抗戰初期的失利，是已經早在意料中
 的。不過，遺憾的是，我們的海口全部被佔領或封鎖，因
 此，想弄一點土產外銷以換取作戰物資的最下策的補救辦
 法，也屬不可能了。在這說不出的艱難困苦下，我們的盟
 友，大英帝國還自動的封鎖了一度唯一「出口」了漢口公
 路。這種行動，教訓了中國人，也教訓了全世界的人民，
 想搞什麼國際正義，什麼叫俄盟國互助！

中國，象一個瘦子裏的烏龜一樣，幾乎成了任人取宰
 的羔羊。疲勞的羸弱，彈藥的缺乏，物資的供不應求，物
 價的飛躍增漲……在在都足以致中國於死地。在這種困苦
 下，將來，戰爭勝利，不是偶然的。作一個戰勝國，其秋收
 當局，作一個愛護國本的老百姓，該應當如何珍惜這份勝
 利，而且善為利用這份勝利呢，當如何發揚我們的元氣以

保有這份勝利呢？

日本，像拳擊賽中什麼的失敗者一樣，固然在一數以
 百計的起來，而經宣佈戰敗，但短短的十數日，他還是
 會很快的恢復他的體力，而作另一次拳擊的抗戰的。盟國
 最神帥麥克阿瑟對日本國屬起設備至，說實話，日本也
 確是第1因此，我們才敢看得到這種奇蹟：戰敗的和約尚
 未簽訂，自己的命運，論理還在戰勝國支配的時期，公
 然提出要保有某一块土地，要領有某一块領域！

我們的財政經濟現况，既沒有因戰勝而稍可改進，相
 反，國民生計的基礎愈來愈脆弱，國家財政的版圖愈跳愈
 紊亂，修養生息七八年，都難得以此此玩弄，如何再經得
 起打擊與折磨？

日本是敗而猶勝，其精力仍然充沛的凶家，況且復佔的
 慾念，況且復佔的慾念還沒有消除，外傾外向的執情仍不
 減當年，誰可以復天真的想視這一股遠東不可侮的逆流
 呢？

就在這種沉痛無比的對照情況下，我們的政府通過了
 開放對日貿易。有人在歌頌這「德政」，但是，筆者走反
 對的。

假使讀者，興趣的話，請閉目想想當年日貨充斥，我
 市場的猖獗情況，請仔細推想一下我們受得住多少剝削？
 同時，我們是不走應當睜着眼睛看着中國老百姓的血液為
 我們的敵人吮吸？是不是常願讓我們的工廠——可憐的
 片工廠停頓下來？是不是甘心讓我們的外匯供給我們的敵
 人，作為享受的基金？我們是不是又動了苦衷心願來賠償
 那曾經想教我們於死地的敵人？我們可曾感到不出十年
 以後，又一浩劫的危險？

開放對日貿易，有些什麼美妙的益處？善美的，好心

限的此一開放的決策者，可否有以語找我來？

日本所以輕工業為出名，並且向以強取豪奪為能事，假使允許了他的傾銷，這一片巨大的市場，即時會變地叮金銀潭，這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財源，日本會夢也似想到，在他們失敗的二年後，又為仁慈的中國人所賜予的！

如今，我們拚命在爭取對日的賠款，但是另一方面却讓日本人對我國國土上賺去大量的金錢！是不是要我們老百姓來滿足日本與該國付賠款而賠款數？是不是我們不忍心日本人付賠款而賠款數，而讓願由我們負擔？讓日本享受如期如數付賠款的雅名？

我們不能理解此一開放的決策人，究竟是何居心？

是為了抵制美貨嗎？對，我們堅決同意抵制屬於奢侈品的日貨。一個老百姓求飽而不可得的面包，還有一部份國民沉醉於美貨的享受，這是國家復仇的叛徒，也是民族生存的罪人！我們豈只肯割讓這一部分的款項，而且還要澈底肅清這一部分的運送奢侈品的進口的財源嗎？假使是下意識的為了抵制美貨的傾銷，而引進日貨以為抗衡，這何異於前門進獅，後門進狼？要知道，美貨日貨發價傾銷的結果，除了吸吸我們更多的血液外，還有什麼？真為國運籌維者，不替我們想現下的利益，更替為千百年的國運籌維者！

日貨的進口，非但不能抵制在特殊國人那一層層裏對美貨的崇拜，而且，刺激一部份中下階層用土貨的國人的精神。上下被相持將我們國產的血液，最後，招致的結果是，一定是：無限期之痲痺，終身之痲痺，血液枯竭的死亡！

今天的商人，已經在脫貨現現的舉動中，日貨了，這一些物買甚狂的舉動，與廣大的日貨愛護者，加上日國策支持下對華出口商，構成了日本再度興起亡國滅種的三張王牌。國，沉醉於此後比較便宜，對華下斷念頭，其可惡來不！

在這兒，我們應當沉痛為國人指出的走：甲午戰爭以後，滅亡我國的日才國本又在躍躍欲試了，我們不可以再上這個份量過重的當！

因此，我們應當如此指出：放棄對日貿易通商之策，允許日貨以抵充賠款的方式進口，交由政府切實管理。

對日賠款之要求，我們是持一份的。只若國運問題有正義，而列國人不抹殺我們為最先堅起反侵略旗子的國家的事實，我們相信中國是會取一個較高的比額的。所以，我們以一個受債國的資格，可以要求日本對現金作購，也可以指定日本以非奢侈品任何物資抵充，這在國際間亦不乏前例的。第一次歐戰後，比利時所有被損毀的橋樑、廟宇、道路……均由比利時政府與盟國軍方戰時的賠償修復。我們指定以物資抵充賠款，絲毫不為過份！

一個政策的決定，往往送掉國本，毀掉國基，正如一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樣。為政者而健全度國運的利害，千慮不可以私不為立法之動機。像這一個賠償，不佈這一個似欠考慮的政策，我們以為是錯誤得無法原諒的。一個虛心忍耐民族的決策者，是應當勇於承認自己的過失，而在懸崖勒馬之智舉的。

賢明的決策者，能否可以救我？

一九四七、八、廿二於南京市政府

偷閑隨筆

為華兒祝

福

朱養民

爲了出外供職，我不得不在八月初去港轉船赴丹麥。住所行囊數日使我心中最難過的是嘴已有了七個多月的孕，我不知孩子會何時誕生，加之我在路上有數月的行程方能抵目的地，必更想心煩久耐時間，方能得對家中的消息。這在精神上自然是極痛苦的。不料可愛的孩子好像知道她父親的苦心的，竟提早降臨了。

我赴港的行裝早已整理好，七月卅日編着友人的通知，招商局卅一日有船到，同日開始售票上船，那天晚上在風雨聲中吃了飯後，又應五叔父之召去橋口郵局開了一會，夜間十一時半才回到家中，睡到同平日一樣，照料我洗了澡後便就寢了。他因有孕不能與我同時去丹，這是我們短別的前夕。雖相見之期不會太遠，然亦婚不及一年，兩人的生活在一起又極爲愉快。行前多少總有點難受，我一方面抑制自己，同時也盡情勸慰。雖然身體快活生活度過這不到一年的時光，同時又覺得他在我路上他生了時，即電知馬尼刺我的好友彭君那兒轉知我，不料十二時左右他的肚子開始痛了，看來懷身的人，肚子是時常痛的，痛也是如此，不過不一會就好了，這次我以爲同以前一樣

馬上就好了，可是這次愈痛愈烈我一直按着她的肚子安慰她。痛到夜半三時她起床小解後，告訴我腹中痛，這一手我極爲吃驚。便告訴家中請附近十字街的產科醫生來檢查，我也在大雨傾盆中趕到岳家告訴岳母，並先把大舅說出來照料。當我們回來的時候，醫生也來了，檢查結果，大約是早上受了震動，產門已開但未足月。可能延長一月以後再生。同時我們最初檢查是在普愛醫院，十字會醫院沒有紀錄。其他情況無法斷定，說完便走了，天將亮岳母也趕了來。見着愛女痛苦的情狀，心中的難受。以想見她老人家怕是要受暑，要開囑吃了半包長春丹，九時她的痛苦似乎減了一點。到了下午二時又痛起來了。於是我們同岳母商議決定去請普愛醫院醫生來。這以買船票的也來問信了。說船票一日開始出票晚間上船。

經過普愛醫生的檢查，認爲這是早產，要住院。爲了安全，自以住院爲好，但我家距醫院甚遠，正街的石板路好人坐車子總會發得發昏何況正在陣痛的孕婦？那位醫生小姐認爲去是絕無問題，路上不會有危險，一痛在床上尚痛苦萬狀，不想去。經幾勸慰，並出價叫了一乘包車。

我一車當先，各車夫從馬路上走，慢慢踱方步似的走了四十分鐘才平安到了醫院。這樣我的心才稍感輕鬆入院後醫生一度檢查認爲難產，但何時生則不知道惟可慰的鼻端的血脈已恢復正常。胎位仍然甚好，只是她的陣痛的呻吟令我十分難受，爲了不增加她的悲哀，我的眼淚只好暗地中流，這種痛苦是我有生第一次感覺到。當時我整夜咳嗽，一日未食，加上精神上的折磨，已約受了。晚上七點鐘，醫生將她抬入了產室。我因爲不久會聽佳音了。等到九點鐘，仍只聽見陣痛的呻吟。醫院的規矩九時關門，我又不能不離開她。所幸大舅嫂及附的大伯母仍可留在院中伴她，使我胆子壯了不少。

這一夜我住在岳家，岳母見我大累又一日未吃東西，令我早點休息，其時整夜何會合眼，我的心只懸念在院中的她，恨不得代她出一把力將孩子生下來讓她早點休息，這樣熬到天已發亮的時候，大舅嫂打門報信了。她一進門，我嚇得只是抖，深恐她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從口中溜出來，待她一羣恭喜之後，失去了的靈魂才安然返舍。接着大嫂一啼在夜間十二時半生下一女孩，大小均安。我這一喜比別人拾着黃金還高興，我已開始做一個孩子的爸爸了。岳家的人也那樣子，大家都極快活，我則恨不得天天點亮燈我去醫院安慰我的哨友看看，初生下來的寶貴。

七點鐘，匆匆洗了臉就跑到普愛醫院產科室，一康便見着哨騎在原来的病床上，我們相互微笑了一下，我握着她的手，祝她平安，並爲我們第一個孫孩祝福。她的臉

色也不像產前陣痛時如紙一般黃了。我坐在她身邊，感到無比的溫暖。我告訴她這孩子太可愛也懂孝了。她知道爸爸去送行，爲了使爸爸不心懸二地意早點離開家，同時更巧的是，她竟在醫院漲價前一日入院（院中八月一日起漲價一倍）而我去滬船票本應廿一日買票上船的，而胎遲到一天，使我見了媽，小面孔再走，這些偶合都是令我極爲快慰的。從下來就如此善體人意，將來一定是個聽話的好孩子。

護士小姐們也都知道我出國在即，見我一到馬上將孩子抱了出來，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孩子我該多高興啊。小臉兒半像我，一半像媽，真是我們的傑作哩！我抱着她，吻她約半點鐘，因忙於看晚上上船。又趕回家中清行李了。下午去幾點鐘時又到了醫院，本來生下之日後才交給母親的嬰孩，護士小姐們也被倒抱了出來讓我多看一會。小寶寶的小手小腳及一切無知的動作，無一不引起我的安慰，只是爸爸在初生一天就要離開她未免美中不足吧。下午八點鐘，我又將寶寶抱了出來。默默地告訴她爸爸這非常喜愛她的。爲了職務只有暫時把她放在家中，待她五六歲時，就可長常在身邊一步也不離她了。八點一刻給孩子一個告別的吻也給一次告別的握手，我祈求上帝在我們短別期間，祝福我們平安。我更爲這生下她一天便離開爸爸的寶寶祝福，我只期待再度團圓的時候，寶寶會叫我了。

官場閑話

辦公廳衆生相

官場閑話之五

樺 匯

茶到上班，煮過滾蛋，此為辦公廳常見之事，原無什
 麼特殊跡象可以後之書簡而得藉後世者。第以案牘紛形十
 五越月，故入作煉不將牛半半餘，出入辦公廳，不無所見
 所得，受教辦公廳衆生相，描述一二，聊以誌趣，亦以警
 讀者。

一、閒聊天

「老張，昨天會那位小姐去了啦？」劉金無例的打趣
 着。

「啥个鬼嘞，陪老王的太太？」

這話引起了陣騷動，注意方頓神集中聽來，好叔道
 書中必定有點美妙的文章似的，除了老王默不作聲以外。

「王兄，老張陪你太座嘞，閣下小心戴帽子呀！」滿個
 兒胡先生，人老心不老，便取反說過一句幽默的話。

「胡老，別瞎說，昨天下午無事，剛溜到王兄家裏，
 剛好他今堂大大牌牌大後，正在三差一也發愁，我這一去
 湊巧一桌，如是陪他們擺了衛生康樂八圖，如是而已。」

並無可怪！「老張口齒伶俐，解釋得天衣無縫。」

「那末你爲什麼很老皮似助只說到陪王兄太太？」

熊主任是一位最愛挑眼的中年人。

「這年頭，公務員的生活該多枯燥，小弟不圖寫新章，
 一點疑陣，豈不太苦悶？」老張頗爲自得得意的說。

「你入人家的太太開心呀，缺德鬼！」任小姐嘴一翹就
 必罵人。

「又把林林拉到開心，何事來？明天陪妳就是嘛！」胡
 先生開口，就說好話。

必罵人。

「又說把林林拉到開心，何事來？明天陪妳就是嘛！」胡
 先生開口，就說好話。

先生開口，就說好話。

「屁，要死嘞！」

一陣各自得意的笑！

二、驗牢騷

「張了視察，大公子送來了沒有！」部專員開切的問。

「現在危險期總算過去了，什麼時候可以完全恢復，
 拍還早哩！」近視眼的丁視察總是憂形憂色的。

「真說克姆奶粉爲他做補一下，小孩子經過一次肺炎，
 拍還早哩！」近視眼的丁視察總是憂形憂色的。

「真說克姆奶粉爲他做補一下，小孩子經過一次肺炎，
 拍還早哩！」近視眼的丁視察總是憂形憂色的。

是滿心歡愉的！伍小姐雖然愛罵人，但是，還有點慈愛大個人的心腸。

「我的伍小姐，覺得好容易呀，克享奶份得幾萬一磅，加上馬彩，價錢豈不美？肯克克克牛奶份幾，我一家胃口豈可以過幾天日子嗎！」丁觀察幾乎要隨聲下的說。

「真會如此慷慨呀，不至於如此吧！要不？我們一個小辦事員豈不只好上癮？」徐先生，連觀派的典型。

「豈得清淨的收入嘛？底祇三百元，基數非此萬大連上辦外以，不足百萬元，七八口之家，加上人來客往，應酬節禮，老兄，吃開水也不夠，何況燒得嗎？燒得飯呢？」丁觀察與在週指頭算數了。

「老兄也特固執，前不久，我是為了憐憫你的清苦，不是說你做業務幹長嗎？你又辭職不就，落得如此窮困，能怪誰？」辦事員也是替憐白老公事，這會兒也有點牢騷了。

「專座，我們清白世家，那能做事務要錢不要臉的泥棍長庚了！會幹你老實話，要弄錢，我早發財了，送到包包的錢財，我曾經原封原樣送過，我老了，銀子一輩子，也不打算弄半份之財。」丁觀察取不投俗的。

「這年頭，何苦如此自苦呢？丁觀察，君不見新無務科員已經把新西裝穿上了麼？君不見，七口之家，是呵，那陣陣的，誰公家角的彭先生，不開口則已，一開口總是含笑的諷刺話！」

「我的彭先生，那能說他信口雌黃下，那色色往那裏弄？子孫了，況且，也為子孫留給錢財，人交百了，子孫也會多謝麼？」丁觀察說了一句正經話！

三、看報章

輕聲地來報章。

古今雜誌月刊

大公、大剛、和平、中央、四週、十六號、總有一大堆。

「工友，把中央日報拿來。」

「要，我要大剛，工友！」

「小報頂好，大報看頭頭痛！」

「胡老，賜我一支紅金香煙，抽支低價煙，看點桃色新聞，是人人，大提事也！」徐先生就是這派頭！

「要，好消息，加薪的事本佈了。」老彭開門，引起了辦公室的，一陣吵擾，零亂。

「多少？」

「加成效加了沒？」

「我想起這事不數，反正加或再弄，我也有限的！」

「老馮豈知加多少？」

「老馮豈知加多少？一千八百倍不變，基數數四十四萬元！」

「老彭，你這話，總算加了十幾元！」伍小姐在合像。

「這他媽的，東，三八日的連官貴人，那曉得民生痛苦，加十幾元，夠吃幾個月米飯了！」陸先生是幹軍官，說話不，粗氣人一點，其其人倒，誠的。

「又老死人了！呀，還是親母殺死兒子哩！」口口半被紅金，二則說說得頂頂的徐先生，只會注意這些事。

「報告，報告，老徐！」

「母親給兒子，兒子看不順眼，罵母的畜牲，眼目中釘，以便給兒作，說，推兒子以致於死。」

「這世界，簡直無法地地了，子弑其父，兄殺其妹，如今，母親能殺心殺兒子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我夫子若在世，將何以為？」胡老以點點生氣，少不得又中綽綽了一番。

「伍小姐，今天才發發新片，我請客，可願

「多少？」

「加成效加了沒？」

「我想起這事不數，反正加或再弄，我也有限的！」

「老馮豈知加多少？」

「老馮豈知加多少？一千八百倍不變，基數數四十四萬元！」

「老彭，你這話，總算加了十幾元！」伍小姐在合像。

「這他媽的，東，三八日的連官貴人，那曉得民生痛苦，加十幾元，夠吃幾個月米飯了！」陸先生是幹軍官，說話不，粗氣人一點，其其人倒，誠的。

「又老死人了！呀，還是親母殺死兒子哩！」口口半被紅金，二則說說得頂頂的徐先生，只會注意這些事。

「報告，報告，老徐！」

「母親給兒子，兒子看不順眼，罵母的畜牲，眼目中釘，以便給兒作，說，推兒子以致於死。」

「這世界，簡直無法地地了，子弑其父，兄殺其妹，如今，母親能殺心殺兒子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我夫子若在世，將何以為？」胡老以點點生氣，少不得又中綽綽了一番。

「伍小姐，今天才發發新片，我請客，可願

「多少？」

「加成效加了沒？」

「我想起這事不數，反正加或再弄，我也有限的！」

「老馮豈知加多少？」

「老馮豈知加多少？一千八百倍不變，基數數四十四萬元！」

「老彭，你這話，總算加了十幾元！」伍小姐在合像。

「這他媽的，東，三八日的連官貴人，那曉得民生痛苦，加十幾元，夠吃幾個月米飯了！」陸先生是幹軍官，說話不，粗氣人一點，其其人倒，誠的。

賞光不？……

「真不聽，今晚不聽，明天再定切提！」

「伍小姐之不安，這想這兒唱歌，片子……」

「怎麼看什麼？我愛看什麼？你說」伍小姐這問。

「愛看什麼？我愛看什麼？愛看泰山之題，可是？」

「死鬼，什麼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跑龍套的儂相

隨習新即

我雖然沒有初真的主觀願望，但是，我却堅決的相信：八月份是有着不少的黃提吉的。要不，我怎麼會爲什麼竟會聽了如許多的紅色情話呢？我這個孤泊在異地的單身漢，雖然很抱歉的每次都不能如主人所囑——開張光臨，但是，無一次不是踴躍參加，從來沒有派過代表，恐怕是難得拍人的天機，或手忙脚亂無暇顧的日子。

參加婚禮的大數多了，也便看連白細一機，我也會很本能的比較起來：這一對對實比那一對差勁；他們的婚禮未免過份草率一點，女方正婚人的詞詞硬硬是裝得介紹人在白上不大厭詞了。等而下之時，我也會私下與幾個朋友開談到，下意識的開談到，招待比較差些，香煙那像發霉的棧兒，酒又大不酌水進了。

這些都是姑在作客的，工場所及到的，相反的，作了主人不可不作如是想了，但請諸位千萬別誤會，我既無親屬也絕無關係的接來音之好，我自已也沒有台丞成道，辦理，我是一個道地的客人的，但是，事有巧巧，竟會有那末一對新人，無意的看中了這德不才的我，要我作什麼儂相！

客人也，是規規矩矩的看戲，像個看呢？就有點半主的不道了。記得看京戲的時候，被拉去最看不起的，是跑龍套的角色：既無唱，又不能做，跟隨主帥走上前，觀衆非但不會去理，龍套戲碼玩不成，而且會想到，假使沒有這套在一間礙手礙脚，主角也許更清爽利落得多。

儂相是淵源了往日中京邸。不過，往日的伴郎是不參加行禮的，現在，儂相，却是新人一樣，始終參與其事，除了假散禮帖以外，儂相完全與新人無二致。

我，被新人指定爲儂相——這隨着新郎的專兒。新郎是我的小同鄉，而且是我小學六年級的同班同學，認真說起來，中學也是在同一來教系統的學校裏完成的。新娘呢？是我小學的同學，而且是我那熟悉很要好的朋友。她的今算大人，只是我小學時代的漢師。給起這雙方的關係來，我是無理由拒絕這儂相的聖仗的。雖然我內心頗爲惶惶然。

一同時，他們，總復是弄弄儀式的，我也像新小一樣，是復儀式的基督徒，站在助，愛人的立場，我何能對他們的儀禮？況且，這新儀式的儀禮，我還是破題見第一道，爲了第一點新滋味，我也願試一下。

就這末的，丁了要約，又承諾，這美的就重了。

我開始準備衣服，與新郎，我的衣服。

我去剃頭，打扮得也像新郎一樣。

預備皮鞋，襪子，乃至於領帶，襯衫，無一不是新的。

大體上齊全了，我陪着新人，以及與我身份一樣的女親相，先一天去到教堂，預備明天典禮的事兒。

新，女親相是一位位伴介紹，下新人，雖沒有新裝美，但是，雖比新裝美，雖然與新郎只是過一兩面，但不折不扣的是新裝的小同鄉，這也並非大受驚動，臉上不曉得有些存在，爲了配合新裝的身材，所穿鞋也不大高。據說是中央某部會的開人，但是不知道這憑什麼出名的。

牧師是一位慈祥而莊嚴的半老人，師母的笑容孔，使人留下個不可磨滅的好印象，他對老教義式的認真，可以使他帶我們演習一遍時的一古正經上找到證明，她聰明賢慧，從她小嚴及煩的彈舌聲，能進行曲上找到線索。

宗教結婚儀式的儀禮，也就是特點，不外乎莊嚴，肅穆，而神聖。你想：一拜反無華，二禮拜堂裏，在不言不語的十字架下，你那能與他深謀，心憤？不知事的小孩子，走到這莊嚴的場所，他十分規矩矩的坐下的，雖假假使

在一聲無聞的聖堂裏進行，什麼儀式這比得上如此莊嚴的？在地的談話下，在牧師的禮道中，這凡間的俗務，要實給消化了，所以當我們在禮道時候，牧師一再的糾正，什麼地方爽快，什麼時候應當板，那，想場裏的笑，什麼示備沉靜，能說得一二楚。

這是新婚的那一天下午，行禮前的小時。

我在新人的新房裏。

新郎在忙著應酬客人，新娘則在整理新床，便處兒，我們也可以看出，男孩子畢竟是外語，而女孩子是不會忘記床頭的。洞房裏，川流不息的盡是新人，大執的天，光汗氣就已經夠多了，何況這得握手吉數，暢談古今呢？尤其急人的是：客人手大舉笑已經木已成舟的新人，反來向我們和禮相的嬉皮天臉，照樣，男女禮相以一副熱熱的情人充當爲最適當，就不知道新人這份禮裝，還是禮到，我還沒有可以伴我作十禮相的熱戀情人，在新人來請我作男相的時候，小禮相已經決定了，這一位，我僅僅只知道一個姓的十禮相，在客人捉狹式的玩笑中，給我們都是無比尷尬的。

好啦，據說到了上裝的時候了。

有專門爲新裝化妝的一位很優美的太太，修眉毛，梳眉毛，塗睫毛油，擦胭脂，抹粉，理頭髮，敷粉膏……節目繁多，不及備述，整整花了一小時，聽說新娘穿禮服了。這時，爲女相打扮的一位妙齡女郎也重裝；女相已經化妝完成，很美了。於是在洞房裏僅有的兩位男

子——穿著黑領帽，赤命閉！使眼。該是黑領十個相就
去外校。加一紅色白色的紗裝。在過拍插花，整齊的看見，
我們准二的男孩子，據說也再化了裝了。
這是一個關於這份嚴肅的節日。

這是一抹胭脂以外，還得塗上點薄薄粉口紅。連
一塗，厚塗女孩子的玩意，今年小仍在我們校層身上施
着起來，真是作夢也想不到。這兒，化妝的小姐又仿手特
辦仔細，擦擦抹抹，過詳復一詳了好一會；一副再，再而
三動色上。這算官樣可以了。天，我已經流了一身汗水，
不覺露出來，多怪！

這是在汽車上，該認認了。多少注視和眼光，可不是
埋身頭，我們借我的面孔會少些呢。
這是在場之師在一。翻開。在一個糾正的招呼下，我們
不只花了三刻鐘以換時的時間，才完以換照片。我們
在攝影旁邊，被拍的人羣中，排上了整好何等的喜車，一
股勁一駛向禮堂。

禮堂內，度不只百度的石熱，我先扶同新耶，穿者
整齊的燕尾服，各各和路的喧嘩。在烈日曬下進入禮堂
。天，一條三五丈長的龍，我長手長腳一從更長的台邊
，愈覺得不厭，愈走不完禮堂。進步的進步，所幸
旁邊有位更人任的照顧，影。真不敢。我會不
勇於，在到禮堂時。真不敢。我會不

在那個新殿人。個。出現。那個時。裏。汗水幾乎無
注禁止。住的。盡。往外。手帕。擦。了。這。方。快。白。手。查。也
往外。得。擦。不。日。的。揮。紙。扇。又。何。能。止。住。汗。珠。的。無。情。放
流？坐在後邊的一位小姐在低聲說：我不去緊張，天，我有
啥不會緊張的？非初次作禮相，又不是的飛矢之的新
耶，當不至於緊張。其自天老爺大放厥詞，有幾位穿得薄
些。更。穿。得。更。且。香。汗。淋漓，穿著厚呢。黑。褲。呢
的。更。便。你。焉。能。不。汗。流。夾。背？

牧師行禮的一番。天理良心說，是比所謂國安大作
的。越。人。時。不。着。邊。際。的大。吹。狂。要。好。得。太。多。的。唱。著。天。經
地。義。時，汗珠也會像玩笑似的由較端順射額骨滑行
到了嘴邊。一。罷。怕。致。損。了。口。紅。的。完。整，不。擦。罷，只好
時。笑。言。非。的。把。這。一粒。含有。香。粉。胭脂。混合。的。汗。珠，送。進
了。唇。下。塗。滿。了。的。膏。裏！那。是。一。種。什。麼。滋味，很難。說，反。正
右。對。我。是。了。

三四翻轉告。幾度河門以後，牧師祝福了。
預定的儀式完畢。該是退出禮堂的時候了。依按未幾
的儀式，新張當換新耶而。兩。個。禮。相。非。但。不。扶。新。人，而
且。是。當。落。後。一。步。由。禮。相。挽。著。女。禮。相。走。下。臺。去，進入休
息室。
我早就預感到，這是一個不大容易跨過的難關，你想
，剛。傍。坐。着。幾。十。位。禮。相。的。客。人，又。都。是。三。十。歲。以。下。非。將
受。取。聖。的。青。年。朋。友，草。草。過。一。點。派。派。吧。獻。會。相。當。頑。皮。
如。凡。之。然，就在這。的。汗。珠。上，比。較。糊。貼。在。牛。皮。上。更。甚。

本實。況且，右手還得扶着一個酒。右手也疲憊不已。好不容易過到休息室，我努力花了半小時的時間，才把袋裝裏，裝好過，好頭，衣上的紅彩紙，清涼第一款二牌，午

酒衣新衣也。我們早已換上西裝厚膠鞋大駕，只待
我空兩隻酒去了。
好容易同伴新、敬酒完畢，雖非醉如泥，却也酒意
三分了，原打算早點告辭，但是新人怎肯放我這個他個
為可以作個的人？左一杯，右一杯，一盞的代下去，就已足夠吃
不消，還加上些好意，客，，更取笑般的做價和一對的雙
格！這天熱，不，不，不，已無餘可以的了，何況是酒
？汗珠不停的流，酒則無止境的入起，我這個身子，是
跌跌撞撞的由中平及到那半個，有幾位還想再！
我原還有點酒量，但是太熱天，我何敢再飲？難以
友好三杯酒杯的助進，上價和又假裝不會吃酒的請我代表

，這一下可苦了我——個向來不願在酒中圖上場台的人。幸好，新人不特倒的水酒，少不得連着空兒也沾一兩杯的光。

總算朋友們體諒，用了十小時的時間，把兩烘烘的一場酒弄完。這一價相還應當代為陪送客人的，因此又拖下了不只一小時，才算離開下來。

酒房裏取開的人不太多，與新舞了一曲華爾茲以後，我就算准告辭了。

天熱是這末熱，人聲是這末雜，無怪乎，我感到萬般的疲倦與焦燥。回到我自己的房間以後。

看戲的荷實態度，等我自己出演了一次跑龍套以後，才覺得戲的糾正態度，最低限度，我了解了作一個戲子是不大容易的。

——一九四七、八、廿一南京——

請批評！

請訂閱！

請賜稿！

山城的女郎

——沅江南岸——

徐生

這是一處靠在沅江南岸的小山城。——以前是許多隊伍的駐紮地之一，自從這支軍隊——軍隊民族生存的責任抗日戰爭開始以來，這小小的山城，於是過渡地包圍了，變成了更受失去家園的窮苦的人們的悲劇。

儘管對外交通，只是帶來一條崎嶇的公路，可是從各工廠運來的「鹽民軍」，依然是不絕於途的，接二連三的，替這兒走。因此這山城帶來了畸形的繁榮。一條條的街道，現在變成了金銀鋪的集中地，摩肩接踵的人們，再加以那對擁擠的賭場，大家都拿出欣賞上海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目光來欣賞牠。

然而，我也隨人沒敢到了這兒。——生活在那裏的人們，除了那幾種「好運」之外，什麼也沒有，在何人對這「好運」的，也不重。何況那這「好運」也並非給以它的。

於是，我們家裏想到了開辦小食店，弄一點「頭牛」利來糊口的主意。

齊金的籌措，花了很大的精力。店裏的租賃與排也操了不少的心，最難辦的是「人」的問題。好容易找到了一位「半途出家」的廚師，和「跑地」的打雜，交予「僱傭」本房「司機」等等差事，才弄了找人不易，弄者為了開支的節省，於是我們這家父老兄弟終於組織了那動員起來。

我就做了「僱傭」司機——場面的一切佈置，都可謂井井有條，實在有別於其他一切的小食店。尤其是一處出自哥哥之手的「鹽民軍」，引起不少人們的注意。也更因此組織了不少山城的「文化人」。

最後的那一天，我們也照俗例的放了一掛鞭炮，點起了一掛香燭，煙煙裊裊的，對個吉利。——那些打算「僱傭」的人們，竟不免除了進來。與其

說他們多用心，無不說他們是誠懇不虛，在道山結我
便來以爲這話的，這話是草草光光的像信，至少也是殷勤
整潔全沒有那一點敷衍的影射們！我們呢？多少都有
着那羞慚之色，處理我們各人的事務，尤其是我一個，
更是用極生疏的心情來任於各個不同面孔的顧客中間。

就是新張那一天的早晨吧，來了兩位不識二十的
女郎。

一陣「騾」騾」的反應，使我走向她們的邊子，也覺得
沉重起來，簡直沒力與她們問訊打算吃用些什麼！

「有豆汁不啦？請便給兩個來兩碗，好不啦？」倒是她
們先開口。這口氣是這地的事波聲。

真的，我還是第一次接受到這被女郎對我說話的聲音，
從耳板起，染上了一層強烈的紅暈。

第二天的早晨，我倒去抽個然站對門口曉曉街景，
當我的視線掃到一條巷子口時，她們倆竟恰在這時出現，
而且面朝我們舖子的方向走來，乍見之下，我們不期然
的相互微笑了。

仍然只要兩碗豆汁。

在她們發覺現吸着牛奶的豆汁時，我仔細的端詳了她
們一會：

兩位嫩綠色的長衫，罩住一對粉紅色的襪褲，兩
個細細的髮形的齒孔，耳耳垂擺擺得那末遺精，薄的會唇，
塗上了淡淡的口红，兩眼自然的紅暈叫人想到那珠的映照。

「這一位較瘦的小姐，實在是一位多麼叫小夥子們正
意的女伙，不過，聽說這層間的熱鬧，她們倆的哀思
際的也會一見就引起人們的同情，並且可以多少或新，
說的話，她是一個不太樂觀的女性」，久在女兒心中所深
的一位家門阿哥初見之下，就像這末批評。

另外的一個，個子較高，形態極其豐腴，假如說她
有點可取的話，那就是比較天真一點，或者是較速觀些。

雖然，我與她們沒有正式的被過天，可是她們與我接
們却混得挺熱烈的，況且她們每天按時的到來，加上我
意無意的在門前迎接過，同時又是那末相互的微笑，就像
默契很深的。

有著這末一天：當她們還沒有離開我們店舖的時候，
天空忽然陰沉了下來，一會兒，傾盆的大雨，像自來水似
的流瀉到地上，她們沒有雨具，可是又想馬上跑去無已，
所以引她們到樓上搜搜房裏拿傘借給她們。

「你忙忙吧？我漸漸就懶懶的」一個個子較高的
說：

「不大忙，反正雨大，也沒什麼事！」我回答她的。

「像我們很熟悉了的人，真不知怎麼想，上是不是潮
雨，是一家人都在這兒嗎？」較高的那一個問着。

「是呀，是湖南！我們這一家人全在這兒，爲了生活
的困難，不能不靠這這爲人所不恥的小生意。」我倒想知
道她們對我們這世代當香的人家，有什麼樣的對照，所
以這末說。

次，所以我才如此。

「哎呀」他驚叫了一下，而結實地說：「你這話倒有文章可說，不拉也會老，想必你這一路什麼力量，難怪你們不嫌，嘴語這久呢。原來是這東西呀？」我雖然不知道，她對這話已經去遠了，可是本能地還向大門口一瞥，果然她們遇見，這樣一來，死與阿哥便得那樣的歡笑了。

「啊，這城老爺臉紅了，別害羞吧，何必向外跑呢？」

X X X

這是兩個月以後的事。

一個月明正午，彷彿初冬的北風帶來了山城的沉寂，雲霧時是衝動變停停停停多，山披帽一雨一個個，其上鋪滿了秋日的樹葉，象徵如深潭的靜老已經變為雨了。

我與老弟肩並肩的坐在冰涼的岩石上，聽用大風敲擊我的臉頰，身上點點着我的臂膀，雙手緊握着我手，好似能使我手心的裏得到許多溫暖似的。

「媽！媽！」他像個衝動的向着我說：「不可思議的已經建立了一個新的世界，不，覺神已經出現在我們之間，在地的角落上，我與你情願會新你這，定叫你傷心的有，可是，我愛你，請你是事件的夏心的遺棄，我不得不向你傾吐，依着我應當如何厚待你內心的矛盾？」

話雖不美，而且出之於他的嘴，又是那末的溫柔，但其給予我的刺激是大大地大了。我的臉紅起來，隨即的覺得利害，全身不由得不顫，輕微的顫抖，於是這有底

有什麼，不幸的事會落到我的頭上似的，但我又怎能不假作無事呢？所以我裝着一股滿不在乎的神氣問她：

「那麼，什麼事叫你如此發難呀，告訴我，我一定能夠幫助你去解脫吧，我愛的，快別吞吞吐吐吧！」

經過了一個極長的時間，她永遠沉默着，雖然間或用那平常很能叫我快慰的一對眸子照着我，可是時間也很短暫，總之而來的，就是使我來會話見她的叫聲非帶着憂鬱的氣息。

「那麼，你想到我因為你今天的失事所感到的痛苦嗎？是什麼時候常常感着淚涕流離的我再加上那層毒刺的侵襲呢？」我內心的難堪使我不能不追求近似哀求的的她說：

「我愛你，我實在怪你，」她以手在臉上的說：「我怪你為什麼對我這末溫柔點點？我更恨你恨你的，一切為什麼末能夠使你已平靜的心，因為，我不能不拿全副的精神來報答你的愛，誰能說我不愛上了這你這末一個男孩子，於是，我願不得的委屈了你，媽呀，這該是一件多麼難過的事啊，我願委屈我的男子，請叫以她她又一個愛我的女兒……」

「媽！媽！」她終於停下來了。

「媽呀，我本能的意識到事情似乎很嚴重了，我雖然百般地想抑制我的情緒，可是再也阻止不住用腳踢地的傷痛；

「媽呀，我本能的意識到事情似乎很嚴重了，我雖然百般地想抑制我的情緒，可是再也阻止不住用腳踢地的傷痛；

「媽呀，我本能的意識到事情似乎很嚴重了，我雖然百般地想抑制我的情緒，可是再也阻止不住用腳踢地的傷痛；

「媽呀，我本能的意識到事情似乎很嚴重了，我雖然百般地想抑制我的情緒，可是再也阻止不住用腳踢地的傷痛；

「去什麼地方？」這就是抗戰後的三個月，父母親覺得在這大動盪的時代，去過姑婆不給在家裏，在外邊，都不大方便，甚至連生母的親戚也投了我，向反對的舅家去，不說問題的，我當然現在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下，總作了我的命運。他姓王，從小就隨我父親一過作生意，正當我的時候，所以父母親都聽他，父親的廣由上海撤到蘇州，所以全他的力量，何是，待紅廣能說話後，却不要開別的去投了軍，這個固然令父親感到非常傷心，却也感到無比安慰，本來嘛，一個窮苦的小夥子，不應當父親在蘇州和廣房裏的，那時，我們還在漢口小住，父親也所以這意思告訴我，他老了，機會很好，投軍不到一個月，就跳上了前線，我手沒了，腿也受了，可自己的右手竟齊斷了，躺在長沙的後方醫院裏。那時，我們全家也趕到那兒，二姑家參加救濟委員會時，在醫院裏遇到他，這一個令人不能想像的劫後，這一個幾乎是死而復生的傷，使我吐了滿口鮮紅的血，於是，我們全家，也就為了他的創傷，一直留在長沙。一直等他的創傷完全好了，不除了已斷的一支右手外，其他的小創傷大致原來以後，我就就一直來到了山頭……」

我愛聽他講，時常聽他講，同時也聽了，聽其名的傳奇，我原以為他：「這王他呢？我以為他英勇的戰士，他在哪兒？」

他合計了，他坐在下又這這，說：「現在就與我住在一起，可是不好，他忙，在二姨家就訓練小弟兄們如何

古今談月

愛家，愛民族，一出三克，就是問傷兵版，這裏那裏的真相……」

「太太，了了！」我簡直聽了他在與我……」

「太太，」這話我聽了，完「我初時聽你的言兒，就打算給你個介紹的，可是，我始終被孤獨佔據的心所愛，我一直讓你睡在珍裏，雖然我有幾次想告訴你，但直話到了嘴邊又收了回去。是怕你知道而丟棄我，但是，你才層的，我又怕你後悔而從別方面知道了，使我在你的中的地位失去，而且這要選對你如何的認真，其實你才可以知道，我是否真心愛你，愛你到什麼程度的，所以我才咬緊牙關，抑制住內心，牙齒緊握，告訴了你，但是，我愛他，你會不會因為我過去的不誠而恨我？會不會因為我是個少婦而要丟棄我？我敢保證我而且像以前一樣的愛我嗎？」

這反的哭泣加上長篇的訴說，使得她疲倦極了，倒在我和懷裏。

天啦，我用什麼方法來驅壓任這活像在我心田中爆炸開來的晴天霹靂呢？我痛苦的埋下了頭。

她彷彿倦更光了，倒在我胸前的頭有抖動的，連連的胸，我感更到志志……不覺得一下子及一股什麼的兒在作祟，竟使我現在一個毫無三張而帶來我給她助力，及又她少婦前哭了起來，我，我水聲噴了她的紫紫，我閉口拍擊，構成了這孤寂的圓裏僅有的聲音。

「怪只怪那天太太作弄我們了！」我自憐的說這話太不足

以安眠藥，而且計算不了是「醉」的什麼「主張」，可是當實在說不出什麼話來的。

歸來，我簡直整夜的失眠，沒會一忽兒的合上眼。在牀上翻來覆去的想些亂七八糟的問題：

她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在那時被「她」一個販賣感情的女人毀了；

她是一個醫人的魔鬼，一個吮吸血毒的毒夜叉，她對我的一切都是利她的誘惑，有意推我到這苦海裏；

這些生動的描寫，都是她得勝後的誇耀，有意的在素

我；

女人都是騙子，她騙到了你的心以後，就開始不理你了；

但是，儘管我用盡我所想得到的殘酷詛咒來罵她，那一個溫柔而馴善的影子總不能從我腦子抹去，不給從那件小事情上回想起來。我總找不出她與我的地方，如同她兒

的一樣，我們是在談笑的交中過着濃咖啡似的甜蜜生活，我既沒愛過她，而她也，也確實沒愛過我。

譬如說吧，有一次我打了一通電話，問東西，因為她送給我的小玩意，像她心愛的珍珠，三五戒子，自製的精品，手帕枕套等太多太多了。可是她一再的執意拒絕，並且

說：

「別亦來花，罷，要養成節儉的習慣才好。不比我們女子，反正總要消費的，再說你我的環境不同，我是決不

能夠叫作為我花錢的。」

只要這聲音在我記憶裏停留一刻，我再也沒有理由去懷疑她對我的感情。

那末，能夠恨那位王先生嗎？不能，不能，絕對不能，應當怪我自己為什麼弄去了他嬌妻的心？佔據了他嬌妻的心？真沒有想到，我也公然做了小說中三角戀愛的主角！

以後怎末辦呢？完全割斷這惹人憐憫的糾纏，但是說何容易？讓她就此末繼續成長罷，日後又怎末收場？雖然她曾經說過，王先生曾經在街上碰到過我，便偶步街頭，而

去也沒說什麼，可是我捫心自問如何能自安呢？

夜，深沉得可怕，窗外除了聞成的幾聲狗吠以外，天地死寂得沒有半點聲息。

當天上的星星慢慢的暗了下去，而天空現出了一片灰

肚色的時候，我再不能希望入夢了，所以只好就起了個她

早冒著些許寒霜一踱步到江的岸旁，看着那滾滾的江水一直往下流。

這又是兩個月以後的事了。

我又盡了本輪換換冷清的生意人的怪味道，我再也不

情願在這片囚籠似地鋪子裏討生活，各色各樣的客人，你

都得不到他，有些還帶着個臭錢的顧客，還要盡量使喚

氣，這種殘酷而志的工作，我不願再他佔據了我寶貴的

個錢包，何況我有的活力，有，是熱血，什麼工作不好

我的口頭說說，在當時的動盪環境中，這事是聽不見的。於是，我們自己的事，以及一方面我也在各處找我自己的出路。

「算算好，看我師傅的取法了航空學校的同學。家庭，西上的計劃已經決定，生意也盤活了出去，而且他的日期也說得很近。我聽了聽了，與其聽他的幾度說詞，算是允許了我去入校。在河與家裏多呆幾日前夕，我去會見她。」

「——危險。」——這話以前更安靜更樸實的母親，顯得比往日更爲震動，而且清淨。我們那幾盞水的燈籠，慢慢的朝上沖去。最後，我們休息在一個山崗旁的小橋上。

「危險的小橋。」——我聽着和曲于花紅的湖綠，飛舞在河間，微涼的風吹到不何而西上。聚聚在我身邊的聽，我忽然而細長的髮絲，遮住了我的臉，每當我代她整理一下，總必定再感動的眼光向我燦然一笑，可是總是沉默着不說一言。

「危險的小橋。」——這話終於用那柔軟的詞子，畫開了大地的沉寂。——你爲什麼不同你的家庭——指西上，而要到航空學校去呢？」

「問家庭西上，我又能作什麼呢？所以我還是決定去那遙遠的異地，——這和那，我所打算探求和學習的東西，我只是在一個簡單的好似加人般的環境。」

「你聽着你的話，多麼人嗎？她——聲音開始了戰抖。——爲什麼？這話是持不行的！可是爲了捨不得這這話

存兒也不去幹了嗎？何況走了，後——這不是可以一講通訊嗎？」我苦笑着說。

「我愛，媽，你聽我媽嗎？聲音開始了戰慄，水滴出來了。——別太衝動了吧！我貼着她的臉，待很親密的胸脯輕聲的說：——媽，我委實捨不得離開，可是我久呆在這地方呢？你智，在女兒不反對有半點存作嗎？依我的年紀，像你平常說的一樣，——這是以繼續的查閱原則，可是這兒又沒有合適的學校，你求吧，豈不就這末把前途斷送了？航校考取了豈不是很好？」

「但是，但是」她抽了抽，航校不是太危險嗎？媽！——「危險嗎？也才不上，啊，危險，你忘了嗎？王先生的右臂是怎麼斷的？我一定要替他報仇。影，等到那末一天，我着上了戎裝，帶上大量的炸彈，我把它們帶到敵人的陣地，收回這一筆血，你就知道我能報仇了。」

「你別聽這些話好不好？我心裏覺得利害——她哀新的說：——再說罷，王先生儘管目前沒有阻止我們的交往，不過，像我們並未繼續的進展下去，誰能保證我們就不做出有損他名譽的事來呢？隨着這來的，也許就是一些不可避免的特殊事件，我與王先生，生而無着恨也說新仇內必妥結上這一套，這恨呢？與其對那時，兩敗俱傷，倒不如我先引退。你事知道，這不是懦弱，而是感念王先生的片末對我寬忍的性一表示，我應當不言的讓他放心，使他的擔憂，

詩 歌

寄 牛 郎 瑛 瑛

你可還記得：
前年七巧的晚上？
你緊握着我的手，跨出你攻初的書房，
指著長空的銀河，說：
「美，我們去看銀河邊的織女與牛郎。」
真的，夜空有了鴉雀的飛翔。
只有慧心慧眼的星兒閃亮，
我倆凝數着天空的星數，
你承認請給我一瓶汽水，十八粒軟糖，
我望你講一個故事，
你竟把我比作織女，
「你自己呢？」我迫切的問你，
「牛郎」。

事情已經過去兩年了，
我相信你已經把這件往事早相忘。
要不，為什麼讓我翹首，凝望！
這寂靜的寒空，這熱鬧的戲場，
是誰登在織女的布幔旁？
如今，我攤開了雙手，
希望你英俊的身架，倒在我的肩頭上，
可是，可是，子夜的鐘聲啊，
敲醒了我的夢——這一片黃梁。

奇怪，我竟夢見你已經結了婚，
懷抱著你嬌美的愛妻，
啊，我只得痴望着她面孔嘆息。
「你，我恨死了的你，

「我有什麼能你不滿的地方，
 「你竟將我欺？
 「可會忘記，你會撫摸過的髮髮，
 「你會接吻過的嘴唇，
 「你會強烈擁抱過的我？」
 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也不願再作什麼期望，
 從此，我害怕作夢，增加我的愁傷與清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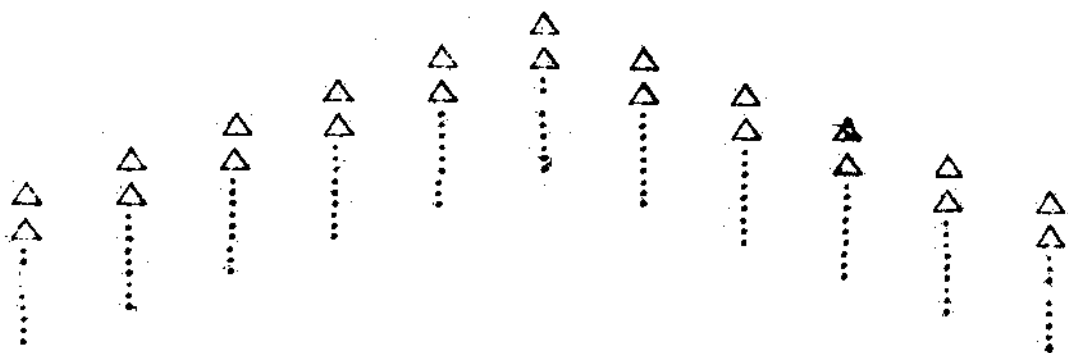
X X X

告訴你，
 明年的除夕，我仍然會在這個老地方，
 我點燃着小燭，
 點著清香，
 讓人間那愁苦與淚雨，
 送上迴波綠波的宴堂，
 你會再鼓起當年的樂鼓，
 搖出幽美的求愛辭，遞到我的耳傍？
 要不，我當也硬下這片軟心腸，
 讓你從我的懷裏溜走，
 飛揚飄盪！

X X X

你可還記得：
 你曾經把我比作織女
 你自己自承是牛郎。
 「牛郎，
 我的牛郎！」

X X X



編者的話

編者

志一先生對甘肅思想界的偉大個人的看法，無寧說是播弄了中國當前思想界的靈犀，所以商承轉就過來，讓有同好的讀者共賞。

關於對日貿易一文，是張先生的近作，是稿之誤，原為某經濟性刊物編者所約者，正待付郵，適為編者看見所扣下的。是文是處在其理論過八，希望讀者別放過了這一個關好文章。

為華兒祝福一文是主編朱養民先生近作，他的文字讀者見得很多，編者不須介紹，其可羨處的一點，這是他作爸爸後的第一篇文字。朱先生此次出國，原奉命出任丹麥公使館副館長外，並為本刊選購印刷機件，順便且考察歐洲各國文化事業，以為充實重刊本刊之用，這點是值得由愛護本刊的讀者預為報會的。

隨時新耶先生是本刊一忠實讀者，此次撰跑龍套的滿相一文，不是憑空虛發，完全是經驗談。雖是遊談文章，却也痛快無比。

官場賄賂之輩因篇刊出後，深為讀者紛紛面稱「夠味」，特商請神區先生用詞語體撰寫一篇，讓讀者選擇較之小品式的是否更合胃口罷。

徐生先生是編者大學階段之學友。山城的女郎中篇小說據會於卅三三年之交，幾年來女主角香信全無，所以是徐生先生一件頂傷心的事，此次承允刊出，希望能夠有點反響而彌補一遺留在內心的創痕的。

瑛瑛少短散文寫得挺流暢，從來不顯寫詩，此次應編者之請撰「青牛耶」五十行長詩一首，實在值得珍貴。是吹情意纏綿，詩款尤佳，值得特別介紹。

——主編室——

本刊發行部啟事

逕啟者本刊自創刊以來承 各界人士愛護者諸君惠予協助指正實深感荷茲以本刊發行部遷移四川路新華書局時暫停刊於卅七年元月日決在瀘州繼續發行仍按期出版敬希 諸君是幸

由今歲月刊發行部謹啟

古今談月刊徵稿簡則

一、本刊歡迎各欄均歡迎作者投稿：

- 1 古今雜壇
 - 2 生活線上
 - 3 歷史雜話
 - 4 海外風光
 - 5 內地素描
 - 6 雜叢
 - 7 學宮春秋
 - 8 俗閑雜筆
 - 9 青年問題講座
 - 10 學術講座
 - 11 讀書札記
 - 12 文藝
- 二、來稿以語體文為主，應特別稿件外，每篇不超過四千字為原則。

三、來稿請用方格紙填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華文前附原文，或將原文題目，作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註明。

四、來稿本報有刪改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不合之稿件務請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概不退還。

五、來稿一經採用即送薄酬，暫定每千字自五百元至一千元，惟一稿兩投者恕不致酬，如為特約由社致致稿酬。

六、文稿一經登載，版權屬於本社。

七、來稿請作者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以便通信並請附簡歷傳向讀者介紹，於發表時之署名，由作者自定。

八、來稿請寄南京市政府民政局長張世惠收。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二〇八號
 中宣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二〇七號批准發行
 經甲部新設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一八〇號

社址 四川廣安伯英路六十號
 武漢區負責人 張 師
 昆明區負責人 汪 理
 編輯通訊處 南京市政府民政局長張世惠
 發稿秋 趙友琴 劉崇海 徐旭庭
 鄭昭明 楊谷台 羅逸秋 陳希培
 傅紹章 熊望權 陳本苞 李世忠
 胡紹章 謝樹清 廖西北 姚本和

編 輯 處 廣安伯英路六十號
 印 行 者 廣安民生鉛石印紙社

本 刊 價 目		零售每冊	
打	預	全	半
全	半	肆	貳
年	年	千	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屬 告 刊 例			每份
普通	優等	特等	地
正文後面	正文內封面後	正文內封面與	位
六千元	七千元	八千元	全
二千元	四千元	五千元	半
一百元	二千五百元	三千五百元	面
			之
			分